

魏

書

三五

蘇子卿

PDG

列傳逸士第七十八

魏書九十

眭夸

馮亮

李謚

鄭脩

蓋兼濟獨善顯晦之殊其事不同由來久矣昔夷齊獲全於周武華喬不容於太公何哉求其心者許以激貪之用督其迹者以為束教之風而肥遁不反代有人矣夷情得喪忘懷累有比夫邁德弘道匡俗庇民可得而小不可得而忽也自叔世澆浮淳風殆盡錐刀之末競入成羣而

能冥心物表介然離俗望古獨適求友千齡亦
異人矣何必御霞乘雲而追日月窮極天地始
為超遠哉今錄睦夸等為逸士傳

睦夸一名昶趙郡高邑人也祖邁晉東海王越
軍謀掾後沒石勒為徐州刺史父邃字懷道慕
容寶中書令夸少有大度不拘小節耽志書傳
未曾以世務經心好飲酒浩然物表年二十遭
父喪鬚鬢致白每悲哭聞者為之流涕高尚
不仕寄情丘壑同郡李順願與之交夸拒而不

許邦國少長莫不憚之少與崔浩為莫逆之交
浩為司徒奏徵為其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
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延留數日惟飲酒談
敘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
其見敬憚如此浩後遂投詔書於夸懷亦不開
口夸曰桃簡卿已為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
吾便於此將別桃簡浩小名也浩慮夸即還時
乘一騾更無兼騎浩乃以夸騾內之廐中異相
維執夸遂託鄉人輸租者謬為御車乃得出關

浩知而歎曰眭夸獨行士本不應以小職辱之
又使其人仗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時朝法
甚峻夸既私還將有私歸之咎浩仍相左右始
得無坐經年送夸本騾兼遺以所乘馬為書謝
之夸更不受其騾馬亦不復書及浩誅為之素
服受鄉人弔唁經一時乃止歎曰崔公既死誰
能更容眭夸遂作朋友篇辭義為時人所稱婦
父鉅鹿魏攀當時名達之士未嘗備壻之禮情
同朋好或人謂夸曰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仕

子何獨在桑榆乎遂著知命論以釋之年七十
五卒葬日赴會者如市無子

馮亮字靈通南陽人蕭衍平北將軍蔡道恭之
甥也少博覽諸書又篤好佛理隨道恭至義陽
會中山王英平義陽而獲焉英素聞其名以禮
待接亮性情淨至洛隱居崧高感英之德以時
展勤及英亡亮奔赴盡其哀慟世宗嘗召以爲
羽林監領中書舍人將令侍講十地諸經固辭
不拜又欲使衣幘入見亮苦求以幅巾就朝遂

不彊逼還山數年與僧徒禮誦為業蔬食飲水
有終焉之志會逆人王敬事發連山中沙門而
亮被執赴尚書省十餘日詔特免雪亮不敢還
山遂寓居景明寺敕給衣食及其從者數人後
思其舊居復還山室亮既雅愛山水又兼巧思
結架巖林甚得栖游之適頗以此聞世祖給其
工力令與沙門統僧暹河南尹甄琛等周視崧
高形勝之處遂造閑居佛寺林泉既奇營製又
美曲盡山居之妙亮時出京師延昌二年冬因

遇篤疾世宗敕以馬輿送令還山居崧高道場
寺數日而卒詔贈帛二百匹以供凶事遺誠兄
子綜斂以衣帽左手持板右手執孝經一卷置
尸盤石上去人數里外積十餘日乃焚於山以
灰燼處起佛塔經藏初亮以盛冬喪時連日驟
雪窮山荒澗鳥獸飢窘僵尸山野無所防護時
壽春道人惠需每旦往看其屍拂去塵霰禽蟲
之迹交橫左右而初無侵毀衣服如本惟風吹
帽巾又以亮識舊南方法師信大栗十枚言期

之將來十地果報開亮手以置把中經宿乃爲
蟲鳥盜食皮殼在地而亦不傷肌體焚燎之日
有素霧蒼翳鬱迴繞其傍自地屬天彌朝不絕山
中道俗營助者百餘人莫不異焉

李謚字永和涿郡人相州刺史安世之子少好
學博通諸經周覽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
數年後璠還就謚請業同門生爲之語曰青成
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謚以公子徵拜著作
佐郎辭以授弟郁詔許之州再舉秀才公府二

辟並不就惟以琴書為業有絕世之心覽考工記
大戴禮盛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制度論
曰余謂論事辨物當取正於經典之真文援證定
疑必有驗於周孔之遺訓然後可以稱準的矣今
禮文殘缺聖言靡存明堂之制誰使正之是以後
人紛紜競興異論五九之說各信其習是非無準
得失相半故歷代紛紜靡所取正乃使裴頠云今
羣儒紛紜互相掎摭就令其象可得而圖其所
以居用之禮莫能通也為設虛器耳況漢氏所作

四維之个復不能令各處其辰愚以爲尊祖配天
其儀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爲殿屋以
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皆除之斯豈不以羣儒
舛互並乖其實據義求衷莫適可從哉但恨典文
殘滅求之靡據而已矣乃復遂去室牖諸制施之
於教未知其所隆政求之於情未可喻其所以必
須惜哉言乎仲尼有言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余以爲隆政必須其禮豈彼一羊哉推此而論則
聖人之禮殷勤而重之裴頠之於禮任意而忽之

是則顧取具於仲尼矣以斯觀之裴氏之子以不
達而失禮之旨也余竊不自量頗有鄙意據理
尋義以求其真貴合雅衷不苟偏信乃藉之以
禮傳考之以訓注博採先賢之言廣搜通儒之
說量其當否參其同異棄其所短收其所長推
義察圖以折厥衷豈敢必善聊亦合其言志矣
凡論明堂之制者雖衆然校其大略則二途而
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以爲本是康
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盛德之篇以

爲源是伯喈之論所持此之二書雖非聖言然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但名記所聞未能全正可謂既盡美矣未盡善也而先儒不能考其當否便各是所習卒相非毀豈達士之確論哉小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號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賢亦無愧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採掇二家參之月令以爲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

南者謂之明堂當太室之西者謂之總三早當太
室之北者謂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俠房謂之
左右个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
殿前是其遺像耳个者即寢之房也但明堂與
寢施用既殊故房个之名亦隨事而遷耳今粗
書其像以見鄙意案圖察義略可驗矣故檢之
五室則義明於考工校之戶牖則數協於盛德
考之施用則事著於月令求之閏也合周禮與
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衆儒儻或在斯

矣考功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
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三筵室中度
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謂記得之於五室而謬於
堂之脩廣何者當以理推之令愜古今之情也
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
帝者也然營構之範自當因宜創制耳故五室
者合於五帝各屋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皆據
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請施
政及記二三俱允求之古義竊爲當矣鄭康成

漢末之通儒後學所宗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朝各失厥衷左右之介棄而不顧乃反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既依五行當從其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攻於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非所望於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朝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玄注曰

天子之廟及露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
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朝焉卒事反宿露寢亦
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朝於明堂門下還處露
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玄注曰或舉
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
之言皆出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尚
書顧命篇曰迎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
翼室即露寢矣其下曰大貝賁鼓在西房垂之
竹矢在東房此則露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者

也禮記喪大記曰君夫人卒於露寢小斂婦人
髮帶麻於房中鄭玄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
房中則西南天子諸侯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
露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个同制
之說還相矛盾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
徒奮筆而爭鋒者豈不由處室之不當哉記云
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於
斯堂雖使班倕構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
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

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子
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
負扆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尺而
已哉假在儉約爲陋過矣論其堂宇則偏而非
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也余恐爲
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相訾言抑云二筵
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故備論之曰
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爲丈三尺五寸矣南
北戶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

耳記云四房兩夾窓若爲三尺之戶二尺之窓
窓戶之間裁盈一尺繩樞甕牖之室華門圭竇
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
闊狹不齊東西旣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爲
通矣驗之衆塗略無算焉且凡室三筵丈八地
耳然則戶牖之間不踰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
負斧扆南向而立鄭玄注曰設斧於戶牖之間
而鄭氏禮圖說扆制曰縱廣八尺畫斧文於其
上今之屏風也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間此之巨

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室爲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復戶牖之間哉其不然二也又復以世代檢之即虞夏尚朴殷周稍文製造之差每加崇飾而夏后世室堂脩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狹豈是夏禹卑宮之意周監郁郁之美哉以斯察之其不然三也又去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戶之外裁四尺五寸於營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

筵而復云凡室二筵而不以几還自相違其不
然五也以此驗之記者之謬抑可見矣盛德篇
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負下方
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堂高三尺也余謂盛德篇
得之於戶牖失之於九室何者五室之制傍有
夾房面各有戶戶有兩牖此乃因事立則非拘
異術戶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五帝事
既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
隅兩辰同處參差出入斯乃義無所據未足稱

也且又堂之脩廣裁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爲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丈置其戶牖則於何容之哉若必小而爲之以容其數則令帝王側身出入斯爲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余謂其九室之言誠亦有由然竊以爲戴氏聞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弗見其制靡知所置便謂一室有四戶之窓計其戶牖之數即以爲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漢末之時學士而見

重於當時即識其脩廣之不當而必未思其九
室之爲謬更脩而廣之假其法像可謂因僞飾
辭順非而澤諒可歎矣余今省彼衆家委心從
善庶探其衷不爲苟異但是古非今俗間之常
情愛遠惡近世中之恒事而千載之下獨論古
制驚俗之談固延多誚脫有深賞君子者覽而
揣之儻或在焉謚不飲酒好音律愛樂山水高
尚之情長而彌固一遇其賞悠介忘歸乃作神
士賦歌曰周孔重儒教莊老貴無爲二途雖如

異一是買聲兒生乎意不愜死名用何施可心
聊自樂終不爲人移脫尋余志者陶然正若斯
延昌四年卒年三十二遐邇悼惜之其年四門
小學博士孔璠等學官四十五人上書曰竊見
故處士趙郡李謚十歲喪父哀號罷隣人之相
幼事兄瑒恭順盡友于之誠十三通孝經論語
毛詩尚書歷數之術尤盡其長州閭鄉黨有神
童之號年十八詣學受業時博士即孔璠也覽
始要終論端究緒授者無不欣其言矣於是鳩

集諸經廣校同異比三傳事例名春秋叢林十
有二卷爲璠等判析隱伏垂盈百條滯無常滯
纖毫必舉通不長通有枉斯屈不苟言以違經
弗飾辭而背理辭氣磊落觀者忘疲每曰丈夫
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跡下幃杜門却
掃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
矣猶括次專家搜比謹議隆冬達曙盛夏通宵
雖仲舒不闕園君伯之閉戶高氏之遺漂張生
之忘食方之斯人未足爲喻謚嘗詣故太常卿

劉芳推問音義語及中代興廢之由芳乃歎曰
君若遇高祖侍中太常非僕有也前河南尹黃
門侍郎甄琛內贊近機朝野傾目于時親識求
官者荅云趙郡李謚耽學守道不悶于時常欲
致言但未有次耳諸君何爲輕自媒衒謂其子
曰昔鄭玄盧植不遠數千里詣扶風馬融今汝
明師甚邇何不就業也又謂朝士曰甄琛行不
媿時但未薦李謚以此負朝廷耳又結宇依巖
憑崖鑿室方欲訓彼青衿宣揚墳典冀西河之

教重興北海之風不墜而祐善空聞暴疾而卒
邦國銜殄悴之哀儒生結摧梁之慕況璠等或
服議下風或親承音旨師儒之義其可默乎事
奏詔曰謚屢辭徵辟志守沖素儒隱之操深可
嘉美可遠傍惠康近準玄晏謚曰貞靜處士并
表其門閭以旌高節遺謁者奉冊於是表其門
曰文德里曰孝義云

鄭脩北海人也少隱於岐南几谷中依巖結宇
獨處淡然屏迹人事不交世俗耕食水飲皮冠

草服雅好經史專意玄門前後州將每徵不至
岐州刺史魏蘭根頻遣致命脩不得已暫出見
蘭根尋還山舍蘭根申表薦脩肅宗詔付雍州
刺史蕭寶夤訪實以聞會寶夤作逆事不行
史臣曰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
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
淡爲心不皦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眭
夸輩忘懷纓冕畢志丘園或隱不違親貞不絕
俗或不教而勸虛往實歸非有自然純德其孰

能至於此哉

列傳逸士第七十八

魏書九十

魏收書逸士傳主史臣論全用隋書隱逸德
論

魏書七十六

五

列傳術藝第七十九

魏書九十一

晁崇

張淵

殷紹

王早

耿玄

劉靈助

江式

周澹

李脩

徐蹇

王顯

崔彧

蔣少游

蓋小道必有可觀況往聖標曆數之術先王垂

上筮之典論察有法占候相傳觸類長之其流
遂廣王藝紛綸理非抑止今列於篇亦所以廣
聞見也

晁崇字子業遼東襄平人也家世史官崇善天文術數知名於時爲慕容垂太史郎從慕容寶敗於參合獲崇後乃赦之太祖愛其伎術甚見親待從平中原拜太史令詔崇造渾儀歷象日月星辰遷中書侍郎令如故天興五年月暈左角蝕將盡崇奏曰占爲角蟲將死時太祖旣剋

姚平於柴壁以崇言之徵遂命諸軍焚車而反
牛果大疫輿駕所乘巨牯數百頭亦同日斃於
路側自餘首尾相繼是歲天下之牛死者十七
八麋鹿亦多死崇弟懿明辯而才不及崇也以
善北人語內侍左右爲黃門侍郎兄弟並顯懿
好矜容儀被服僭度言音類太祖左右每聞其
聲莫不驚竦太祖知而惡之後其家奴告崇與
懿叛又與 臣王次多潛通招引姚興太祖銜
之及興寇平陽車駕擊破之太祖以奴言爲實

還次晉陽執崇兄弟並賜死

崇兄子暉太祖時給事諸曹稍遷給事中賜爵長平侯征虜將軍濟州刺史假寧東將軍潁川公劉駿鎮東平郡徙戍近境暉上表求擊之高宗不許暉乃爲書以大義責之卒

子林龍襲爵林卒子清龍襲事在節義傳

暉從弟繼太祖時稍遷中書侍郎給事中中堅將軍賜爵襄平子除魏郡太守卒

子世宗龍襲爵卒

子元和襲卒

張淵不知何許人明占候曉内外星分自云嘗
事苻堅欲南征司馬昌明淵勸不行堅不從
果敗又仕姚興父子為靈臺令姚泓滅入赫連
昌昌復以淵及徐辯對為太史令世祖平統萬
淵與辯俱見獲世祖以淵為太史令數見訪問
神唐二年世祖將討蠕蠕淵與徐辯皆謂不宜
行與崔浩爭於世祖前語在浩傳淵專守常占
而不能鈎深致遠故不及浩後為驃騎軍謀祭

酒嘗著觀象賦曰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
之又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
天下然則三極雖殊妙本同一顯昧雖遐契齊
影鄉音尋其應感之符測乎冥通之數天人之際
可見明矣夫機象冥緬至理幽玄豈伊管智所
能究暢然歌咏之來偶同風人目閱群宿能不
歌吟是時也歲次析木之津日在翼星之分閭
闔晨鼓而蕭瑟流火夕曛以摧頽游氣眇其高
牽辰宿煥焉華布覩時逝懷川上之感步秋林

同宋生之戚歎巨艱之未終抱殷憂而不寐遂
仿惶於窮谷之裏杖策陟神巖之側乃仰觀太
虛縱目遠覽吟嘯之頃慄然增懷不覽至理拔
自近情常韻發於宵夜不任咏歌之末遂接管
而為賦其辭曰

陟秀峯以遐眺望靈象於九霄

陟昇遐遠九宵九天也

觀紫

宮之環周嘉帝坐之獨標

紫宮垣十五星在北斗北天皇大帝一星在紫宮中天帝

位尊故言獨標也

瞻華蓋之蔭藹何虛中之迢迢

華蓋七星扛九星合

十六星在大帝上迢迢高遠之貌

觀閣道之穹隆想靈駕之電飄閣道

六星在王良東北天帝之所乘躡靈駕之所由從電飄疾也

亦乃縱目遠覽傍極四

維北臨金機衡南覩太微

四維四方之維機衡謂北斗三星太微宮十星在翼軫北

台皦皦以雙列皇座固固以垂暉

三台凡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極太

微皇座一星在太微星中皦皦固固皆星光明之貌也

虎賁執銳於前階常陳屯

聚於後闈

三台謂之太階虎賁一星在下台南故言前階常陳七星如畢狀在皇座北皆宿衛天帝前後

備非常闈門宮中之門也

遂回情旋首次目文昌

文昌七星在北斗魁前別一宮之名

皆相位次也

仰見造父爰及王良

造父五星在傅舍河中造父周穆王御死精上為星王良

五星在奎北王良者晉大夫善御九方湮之子良一

名軻無正為趙簡子御死精託於星為天帝之馭官 傳說登

天而乘尾奚仲託精於津陽

傳說一星在尾後傳說殷時隱於巖中殷王武

丁夢得賢人圖書其象求而得之即立為相死精上為星乘尾
在龍馵之間奚仲四星在天津北近河傍太古時造車輿者死

而精上為星水北曰陽織女郎列於河湄牽牛煥然而
在河北故曰津陽也

舒光織女三星在紀星東端牽牛六星五車亭柱於畢

陰兩河俠井而相望五車三柱都十四星在畢東北在宿北故謂之陰兩河南河北河六

星俠東井東西遙灼灼羣位落落幽紀設官分職罔

不悉置灼灼落落皆星光明希疎之貌羣位謂天設三公九卿之官皇后嬪御之位分謂分其所司而各有所典

罔無悉盡言無不盡備官職亦有之也 儲貳副天庭延三吏儲貳謂太子一星在帝座北三吏三

公星在太論道納言各有攸司論道謂三公坐而論道納言謂尚書獻可替不

將相次序以衛守九卿珠連而內侍太微宮十星皆上有上將上

大百廿 魏書卷七十九 五

相次將次相之位九卿三星在太微庭中行列似珠之相連而內侍天街分中外之境四

七列九土之異

天街二星昂畢間近月星陰陽之所分中國之境界天街以西屬外國旄頭氈裼引

弓之民皆屬焉天街以東屬中國縉紳之士冠帶之倫皆屬焉四七二十八宿角亢鄭國兗州氐房心陳國豫州尾箕燕國幽州斗牛吳國揚州女虛危齊國青州營室東壁衛國并州奎婁魯國徐州胃昂畢趙國冀州觜參魏國益州井鬼秦國雍州柳星張周國洛陽三河翼軫楚國荊州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經歷地有十二州王侯之所國方土所出之物各有殊異不同者

左則天紀槍楛攝提大角二咸防奢七公理獄

天紀九星在貫索東天槍三星在北斗杓東天楛五星在女牀東北攝提六星俠大角大角一星在攝提間二咸東咸四星在房東北西咸四星在房西北此星主防奢淫諂佞之事七公七星在招搖東接近貫索貫索為天獄刑獄失中則七公評議理

其寬

庫樓烱烱以灼明騎官騰驤而奮足

庫樓十星在大角南

騎官二十七星在氐南
騎官典乘故曰騰驤也
天市建肆於房心帝座磔落而

電燭天市二十四星在房心北
帝座一星在天市中心於前則老人天社清廟

所居老人一星在弧南常以春秋分候之天
社六星亦在弧南清廟十四星在張南明堂配帝靈

臺考符明堂三星在太微西南角
外靈臺三星在明堂西丈人極陽而慌忽

子孫嘒嘒於參嶠丈人二星在軍市西南星在南方故
稱極陽慌忽謂星細小遠邈難見老

子曰忽兮慌兮其中有象慌兮忽兮其中有物子二星在丈人
東嘒小貌孫二星在子東詩云嘒彼小星三五在東此之謂乎

天狗接狼以吠守野鷄伺晨於參墟天狗七星在
狼北野鷄一

星在參東南天市中街主警言怖
故曰吠守鷄能候時故曰伺晨右則少微軒轅皇后之

位嬪御相次尊卑有秩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南北列白
衣處士之位軒轅十七星在七

星北有皇后嬪御之位
尊卑相次皆秩序之也
御宮典儀女史執筆
御宮四星在
鈞陳左傍此

星主典司禮儀威容步趨之事女史一星在柱下
史比女史記識晝夜昏明節漏省時在勾陳右傍
內平秉

禮以伺邪天牢禁愆而察失
內平四星在中宮南
有邪媚之事以禮正

之天牢六星在北斗魁
下有過失則懲其愆也
於後則有車府傳舍匏瓜天

津
車府七星在天津東傳舍五星在華蓋上
匏瓜五星在麗珠北天津九星在匏瓜北
扶匡照曜

麗珠珮珍
扶匡七星在天津東麗珠五星在湏女北麗桂
衣珠珮珍后夫人之盛飾其星主皇后之服也

人星麗玄以閑逸哭泣連屬而趨墳
人星五星在
車府南麗附

玄天言人星近於閑逸易曰日月星辰麗於天石氏經曰人星
優游人乃安寧哭二星在虛南泣三星在哭東墳墓四星在危

南哭泣星行列趣
向墳墓故曰連屬
河鼓震雷以碣磻騰虵蟠縈而輪

菌

河鼓十二星在南斗北此星昏中南方而震雷易曰鼓之以雷霆北之謂也此星主聲音故曰碯磔騰地二十二星在營

室北形狀似地故曰輪菌

於是周章高昞還旋辰極

辰極北極

既覲

鈎陳中禁復覲天帝休息

鈎陳六星在紫宮中天皇大帝之所居諸宮別館及天牀

星皆是休息寢卧而游也

漸臺可昇離宮可即

漸臺離宮皆天宮臺之名漸臺四星在織

女東足下離宮六星與營室相連言天帝或升漸臺而觀或就離宮而游即就也禮記曰即宮于宗周也

酒旗建

醇醪之旌女牀列窈窕之色

酒旗三星在軒轅左角天設置酒官為飲燕之事故

建牙旗為擗女牀三星在紀星東北端奉侍天王之女侍衛天王必有關睢窈窕之美無妬忌之心乃可侍衛天王左右故言

列窈窕之色也輦道屈曲以微煥附路立于雲閣之側

輦道五星在織女西足屈曲而細小故言微煥也附路一星在閣道傍言天帝出入由閣道附路豫防敗傷故言立於雲閣之側

其列星之表五車之間乃有咸池鴻沼玉井天

淵建樹百果竹林在焉

列宿之外謂之表咸池三星在天潢東鴻沼二十三星在須女

北玉井四星在參左足下天淵十星在龜星東南建樹百果星在胃南竹林二十五星在園西南

江河炳

著於上穹素氣霏霏其帶天

江天江星天江四星在尾北言天江星乃

炳然著見於天上素氣者天河白氣素白霏霏然帶著於天也

神龜曜甲於清冷龍

魚摘光以映連

神龜龜星也有五星在尾南龜知來事故稱神在河中故言清冷魚龍謂魚一星在

尾後河中尾為龍宿故言龍魚此星在河中以魚星之映水有光曜也

又有南門鼓吹器府

之官奏彼絲竹為帝娛懽

南門鼓吹二星在庫樓南翼西南器府三十二星在

軫南器府典掌絲竹之事以娛樂天帝也

熊羆綿絡於天際虎豹儵煜而

暉爛

虎豹熊羆四星在狼星傍

弧精引弓以持滿狼星搖動於

霄端

狼一星在參東南弧九星在狼東南星傳云天下兵起則弧弓張天

其外則有燕秦

齊趙列國之名

外謂列宿之外復有諸國之名齊一星在九坎東趙二星在齊北鄭一星在趙北越

一星在鄭北周二星在越東秦二星在周東代二星在秦南晉一星在代南韓一星在晉西魏一星在韓北楚一星在韓西燕

一星在楚南諸列國之名凡有十二星也雷電霹靂雨落雲征

征行也雷電六星在營室

南霹靂五星在上公西南雲雨四星在霹靂南

陳車策駕於氏南天駟騁步

於太清

陳車三星在氏南方星一名天駟

園苑周回以曲列倉廩區

別而殊形

天園十四星在苑南天苑十六星在昂畢南天倉六星在婁南天廩四星在昂南言形象殊別不同

也內則尚書大理太一天一之宮

尚書五星在紫微宮門內東南維大

理二星在紫微宮中太一天
一各一星相近在紫宮門南
柱下著術傳示無窮柱下史一

星在北
極東 六甲候大帝之所須內厨進御膳於皇躬

六甲在華蓋下內厨二
星在紫宮西南角外 天船橫漢以普濟積水候災

于其中天船九星在大陵北積水一星在天船中陰德播洪施以恤不足

四輔翼皇極而闡玄風陰德二星在尚書西四輔四星俠北極播布洪大玄天也陰德

之官必有陽報夫陰施陽報自然之常數貧窮困死生民之極
艱以至困乏 死遭陰德之終故窮者不希周恤而惠與自至

施者無求於報而酬答自來斯乃冥中之理大象豈虛構其曜
哉四輔星既翼佐北極之樞又能闡揚天帝之風教故言闡玄

風恢恢太虛寥寥帝庭恢恢寥寥皆廣大清虛之貌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帝謂

太微宮也 五座並設爰集神靈五座謂太微宮中五帝座也黃帝靈威仰位東方赤帝赤燁怒

位南方白帝白招矩位西方黑帝汁光紀位北方黃帝含樞姪
位中央五帝各異並集諸神之宮與之謀國事孝經援神契曰

並設神靈集乃命熒惑伺彼僑盈熒惑常以十月十一
月入太微受制伺無

謀此之謂也道之國故曰執法刺舉於南端五侯議疑於水衡太

伺彼僑盈也南門謂之執法刺舉者刺姦惡舉有功五侯五星
在東北東井為水衡辨疑獄五侯議而評之也金火時出

以成緯七宿匡衛而為經金火熒惑太白也七宿謂一
方七宿天文謂五星為緯二

十八宿為經故舉金火七宿為言則五星二十八宿可知也言五星出入伏見有時不常出也暉暉昱其並

曜粲若三春之榮言星辰布曜若
春日之榮華也覩夫天官之羅

布故作則於華京言天官羅布於上王者法效於下
論語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也及

其災異之興出無常所言災異出無常宿隨其善惡而
處之假使鄭國有事則變見角

元也歸邪續紛飛流電舉

如星非星如雲非雲謂之歸邪夾以微氣故稱續紛飛飛星也

流流星也飛星與流星各異飛星焱去而迹絕流星迹存而不滅電舉者以焱電長

妖星起則殃及

晉平虵乘龍則禍連周楚

春秋魯襄公十年春正月戊子妖星出於婺女見於申維

婺女屬齊申為晉分梓慎見妖星出知晉侯以戊子日死虵乘龍謂襄公二十八年歲星次天津於立枵十五度在虛下歲星

主木位在東體合房心故名龍虛在坎坎子位次立枵龜虵之類歲星失次行虛之外出其下故曰虵乘龍龍位壽星宋鄭之

分梓慎見虵乘龍知飢在宋鄭然禪竈以為周王及楚子皆死二人推變不同所見各異梓慎禪竈古之良史也

或

取證於逢公或推變於衝午

逢公齊邑姜之先言逢公死時亦有此星見梓慎推

星以此方之知晉平公將死衝午謂虛宿對午午為張翼張翼周楚之分禪竈占知周王楚子死故言推變於衝午

乃

有欽明光被填逆水府

昔堯遭洪水填星逆行入水府書曰欽明文思光被萬邦

波滔天功隆大禹

言洪水既出堯命鯀治之而功不成乃復命禹治而平之禹有濟世之難治水

之功書曰洪水滔天又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此則冥數之大運非治綱之

失緒

言先遭洪水致填星逆行之異非不德所致此乃運數應命也

蓋象外之妙不可

以麤理尋重玄之內難以熒燎覩

言玄理微妙不可知見也

至

於精靈所感迅踰駭嚮荆軻慕丹則白虹貫日

而不徹

昔荆軻慕燕太子丹之義入秦為刺客雖至精感上而事竟不捷

衛生畫策則

太白食昴而摛朗

昔衛先生為秦畫策於長平昭王疑而不信太白有食昴之變

魯陽

指麾而曜靈為之回駕

魯陽古之賢人以手麾日能再回也

嚴陵來

游而客氣著於乾象

昔光武為白衣時與嚴陵相厚善又登帝位陵來入見太史奏曰客星犯

帝座光武詔曰乃嚴子陵非客斯皆至感動於神祇誠應効於既

往尔乃四氣鱗次斗建辰移雖無聲言三光是

知言四時代謝不常每月斗移建一辰天無聲言語止以星辰見變謹以示人也星中定於昏明

影度以之不差測水旱於未然占方來之安危

孟春正月昏參中旦尾中仲春之月昏弧中旦建星中季春之月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孟夏之月昏翼中旦婺女中仲夏之月昏亢中旦危中季夏之月昏心中旦奎中孟秋之月昏建星中旦畢中仲秋之月昏牽牛中旦觜觶中季秋之月昏虛中旦柳中孟冬之月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之月昏東壁中旦軫中季冬之月昏婁中旦氐中冬至之日建八尺之標影長一丈三尺五寸也夏至之日影長一尺六寸也影長為水影短為旱也

陰精乘箕則大颯暮鼓

西南入畢則淫雨滂沱陰精月也東北失道入箕則多風移而西南失道入畢則多雨

雨三日為淫兩詩云月麗于畢俾滂沱
矣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此之謂也
壁言猶晉鍾之應

銅山風雲之從班螭
言雲從龍風從虎同氣相求同類相應蜀山崩而晉鍾鳴也
若

夫冥車潛駕時乘六虬大儀回運萬象俱流
六

六龍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此皆是天回運轉
北斗俄其西傾羣星忽以匿

幽幽暗也望舒縱轡以騁度靈輪浹旦而過周
望舒月也

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周天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一日一夜運轉過周一度浹匝也至旦曉而過匝故曰浹且而過周也
爾乃凝神遠矚矚目八荒察之無象視之

眇茫狀若渾元之未判別又似浮海而覩滄浪

幽遐迥以希夷寸眸焉能究其傍
凝神精不動也言極遠傍視茫然若

幽遐迥以希夷寸眸焉能究其傍

頁一
七

造化之始元氣未分似浮海遠望而不見其邊論語曰乘桴浮於海老子曰聽之不聞其聲名曰希視之不見其形名曰夷

於是乎夜對山水栖心高鏡遠尋終古攸然獨

詠美景星之繼晝大唐堯之德盛瑞應圖曰景星大如半月生於

晦朔助月光明當堯之時有此星見故美堯之德能致之也嘉黃星之靡鋒明虞舜

之不競昔舜將受禪於堯先有星見負而無鋒其言舜當用土德王天下星見而無芒角者示揖讓而受不以兵

事爭競也疇呂尚之宵夢善登輔而翼聖昔太公采遇文王時釣魚於磻溪夜

夢得北斗輔星神告尚以伐紂之意事見尚書中候篇也欽管仲之察微見虛危而

知命昔管仲與鮑叔牙商賈於南陽見三星聚虛危之分知齊將有霸主遂共戮力來投齊地也歎熒

惑之舍心高宋景之守政當春秋時熒惑守心景公不從史章之言熒惑舍而延

二十壯漢祖之入秦奇五緯之聚映昔漢祖入秦五星聚於東井秦

之分乃歷象既周相伴巖際相伴倘伴也尚書尋曰歷象日月星辰

圖籍之所記著星變乎書契覽前代之將淪咸

譴告於昏世言先代之君將淪亡桀斬諫以星孛紂

酖荒而致彗夫景星見則太平應彗孛作而禍亂興天之常也昔夏桀無道斬關龍逢而極惡孛星見

湯伐之放於鳴條之野殷紂設炮烙之形彗星出武王懸之白旗也恒不見以周襄枉蚘

行而秦滅昔魯莊公十年夏四月恒星不見自是以後周室衰微枉矢出蚘行而無尾自昔項羽入關有

此變見諒人事之有由豈妖災之虛設言天以冥應

漢書由人事豈誠庸王之難悛故明君之所察言庸君闇

妖災而已主玄象譴

告不能改行自新以答天變賢君明主則不然見天災異懼而脩德也

堯無為猶觀象

而況德非乎先哲

夫唐堯至治猶歷象璇璣闕七政況德不及古而不觀之乎

先

是太祖太宗時太史令王亮蘇坦世祖後破

和龍得馮文通太史令閔盛高祖時太史令

趙樊生並知天文後太史趙勝趙翼趙洪慶

胡世榮胡法通等二族世業天官者又有容

城令徐路善占候世宗時坐事繫冀州獄別

駕崔隆宗就禁慰問路曰昨夜驛馬星流計

赦即時應至隆宗先信之遂遣人試出城候

焉俄而赦至時人重之永安中詔以恒州民
高崇祖善天文每占吉凶有驗特除中散大
夫永熙中詔通直散騎常侍孫僧化與太史
令胡世榮張龍趙洪慶及中書舍人孫子良
等在門下外省校比天文書集甘石二家星
經及漢魏以來二十三家經占集爲五十五
卷後集諸家撮要前後所上雜占以類相從
日月五星二十八宿中外官圖合爲七十五

卷

僧化者東莞人識星分案天占以言災異時有所中普泰中朱世隆惡其多言遂繫於廷尉免官永熙中出帝召僧化與中散大夫孫安都共撰兵法未就而帝入關遂罷元象中死於晉陽時有河間信都芳字王琳好學善天文筭數甚爲安豐王延明所知延明家有羣書欲抄集五經筭事爲五經宗及古今樂事爲樂書又聚渾天欵器地動銅鳥漏刻候風諸巧事并圖書爲器準並令芳筭之會延明南奔

芳乃自撰注後隱於并州樂平之東山太守
慕容保樂聞而召之芳不得已而見焉於是
保樂弟紹宗薦之於齊獻武王以爲中外府
田曹參軍芳性清儉質樸不與物和紹宗給
其騾馬不肯乘騎夜遣婢侍以試之芳忽呼
歐擊不聽近已狷介自守無求於物後亦注
重差勾股復撰史宗仍自注之合數十卷武
定中卒

殷紹長樂人也少聰敏好陰陽術數游學諸方

達九章七曜世祖時為筭生博士給事東宮西
曹以藝術為恭宗所知太安四年夏上四序堪
輿表曰臣以姚氏之世行學伊川時遇游遁大
儒成公興從求九章要術興字廣明自去膠東
人也山居隱跡希在人間興時將臣南到陽翟
九崖巖沙門釋曇影間興即北還臣獨留住依
止影所求請九章影復將臣向長廣東山見道
人法穆法穆時共影為臣開述九章數家雜要
披釋章次意況太旨又演隱審五藏六府心髓

血脈商功大筭端部變化玄象土圭周髀練精
銳思蘊習四年從穆所聞粗皆髣髴穆等仁矜
特垂憂閔復以先師和公所注黃帝四序經文
三十六卷合有三百二十四章專說天地陰陽
之本其第一孟序九卷八十一章說陰陽配合
之原第二仲序九卷八十一章解四時氣王休
殺吉凶第三叔序九卷八十一章明日月辰宿
交會相生爲表裏第四季序九卷八十一章具
釋六甲刑禍福德以此等文傳授於臣山神禁

嚴不得齎出尋究經年粗舉綱要山居險難無
以自供不堪窘迫心生懈怠以甲寅之年日維
鶉火月呂林鍾景氣鬱盛感物懷歸奉辭影等
自爾至今四十五載歷觀時俗堪輿八會逕世
已久傳寫謬誤吉凶禁忌不能備悉或考良日
而值惡會舉吉用凶多逢殃咎又史遷郝振中
吉大儒亦各撰注流行於世配會大小序述陰
陽依如本經猶有所闕臣前在東宮以狀奏聞
奉被景穆皇帝聖詔敕臣撰錄集其要最仰奉

明旨謹審先所見四序經文抄撮要略當世所
須吉凶舉動集成一卷上至天子下及庶人又
貴賤階級尊卑差別吉凶所用罔不畢備未及
內呈先帝晏駕臣時狼狽幾至不測停廢以來
逕由八載思欲上聞莫能自徹加年夕齒頹餘
齡晷暮每懼殞殞填仆溝壑先帝遺志不得宣行
夙夜悲憤理難違匿依先撰錄奏謹以上聞請
付中祕通儒達士定其得失事若可施乞即班
用其四序堪輿遂大行於世

王早勃海南皮人也明陰陽九官及兵法尤善風角太宗時喪亂之後多相殺害有人詣早求問勝術早爲設法令各無咎由是州里稱之時有東莞鄭氏因爲同縣趙氏所殺其後鄭氏執得讎人趙氏又剋明晨會宗族當就墓所刑之趙氏求救於早早爲占候并授以一符曰君今且還選壯士七人令一人爲主者佩此符於雞鳴時伏在仇家宅東南二里許平日當有十人根隨向西北行中有二人乘黑牛一黑牛最在

前一黑牛應第七但捉取第七者將還事必無
他趙氏從之果如其言乃是鄭氏五男父也諸
子並爲其族所宗敬故和解二家趙氏竟免後
早與客清晨立於門內遇有卒風振樹早語客
曰依法當有千里外急使日中將有兩匹馬一
白一赤從西南來至即取我逼我不聽與妻子
別語訖便入召家人隣里辭別語訖浴帶書囊
日中出門候使如期果有二馬一白一赤從涼
州而至即捉早上馬遂詣行宮時世祖圍涼州

未拔故許彥薦之早彥師也及至詔問何時當
得此城早對曰陛下但移據西北角三日內必
剋世祖從之如期而剋輿駕還都時久不雨世
祖問早曰何時當雨早曰今日申時必大雨比
至未時猶無片雲世祖召早詰之早曰願更少
時至申時雲氣四合遂大雨滂沱世祖甚善之
而早苦以疾辭乞歸鄉里詔許之遂終於家或
言許彥以其術勝恐終妨已故譎令歸耳

耿玄鉅鹿宋子人也善卜占坐於室內有客扣

明玄已知其姓字并所齎持及來問之意其所
卜筮十中八九別有林占世或傳之而性不和
俗時有王公欲求其筮者玄則拒而不許每云
今既貴矣更何所求而復卜也欲望意外乎代
京法禁嚴切王公聞之莫不驚悚而退故玄多
見憎忿不爲貴勝所親官至鉅鹿太守顯祖
高祖時有勃海高道埏清河趙法逞並有名
於世世宗肅宗時奉車都尉清河魏道虔奉
車都尉周恃魏郡太守章武高月光月光弟明

月任玄智雍州人潘捺並長於陰陽卜筮故玄
於日者之中最爲優洽冠軍將軍濮陽賈元紹
章武呂肫濟北馮道安河內馮懷海東郡李文
殊並工於法術而道虔月光文殊爲優其餘不
及浮陽孟剛饒安王領郡善銓錄風角章武顏
惡頭善卜筮亦用耿玄林占當時最知名范陽
人劉弁亦有名於世

劉靈助燕郡人師事劉弁好陰陽占卜而麤疎
無賴常去來燕恒之界或時負販或復劫盜賣

術於市後自代至秀容因事介朱榮榮性信上
筮靈助所占屢中遂被親待爲榮府功曹參軍
建義初榮於河陰王公卿士悉見屠害時奉車
都尉盧道虔兄弟亦相率朝於行宮靈助以其
州里衛護之由是朝士與諸盧相隨免害者數
十人榮入京師超拜光祿大夫封長子縣開國
伯食邑七百戶尋進爵爲公增邑通前千戶後
從榮討擒葛榮特除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幽州
刺史又從大將軍上黨王天穆討邢杲時幽州

流民廬城人最爲兇悍遂令靈助兼尚書暈前
慰勞之事平而元顥入洛天穆渡河靈助先會
尔朱榮於太行及將攻河内令靈助筮之靈助
曰未時必剋時巳向中士衆疲怠靈助曰時至
矣榮鼓之將士騰躍即便剋陷及至北中榮攻
城不獲以時盛暑議欲且還以待秋涼莊帝詔
靈助筮之靈助曰必當破賊詔曰何日靈助曰
十八十九閒果如其言車駕還宮領幽州大中
正尋加征東將軍增邑五百戶進爵爲燕郡公

詔贈其父僧安爲幽州刺史尋兼尚書左僕射
慰勞幽州流民於濮陽頓丘因率民北還與都
督侯淵等討葛榮餘黨韓婁滅之於薊仍釐州
務加車騎將軍又爲幽平營安四州行臺及介
朱榮死莊帝幽崩靈助本寒微一朝至此自謂
方術堪能動衆又以介朱有誅滅之兆靈助遂
自號燕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行臺
爲莊帝舉義兵靈助馴養大鳥稱爲巳瑞妄說
圖讖言劉氏當王又去欲知避世入鳥村遂刻

氈爲人象畫桃木爲符書作詭道厭祝之法民
多信之於時河西人紇且陵步藩舉兵逼晉陽
尔朱兆頻戰不利故靈助唱言尔朱自然當滅
不須我兵由是幽瀛滄冀之民悉從之從之者
夜悉舉火爲號不舉火者諸村共屠之以普泰
元年三月率衆至博陵之安國城與叱列延慶
侯淵尔朱羽生等戰戰敗被擒斬於定州傳首
洛陽支分其體初靈助每云三月末我必入定
州尔朱亦必滅及將戰靈助自筮之卦成不吉

以手折著棄之於地云此何知也尋見擒果以
三月入定州而齊獻武王以明年閏二月破西
胡於韓陵山遂滅北等永熙二年贈使持節散
騎常侍都督幽瀛冀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
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謚曰恭
子宗輝龍興和中開府屬齊受禪例降

江式字法安陳留濟陽人六世祖瓊字孟琚晉
馮翊太守善蟲篆詁訓永嘉大亂瓊棄官西投
張軌子孫因居涼土世傳家業祖彊字文威太

延五年涼州平內徙代京上書三十餘法各有體例又獻經史諸子千餘卷由是擢拜中書博士卒贈敦煌太守父紹興高允奏為祕書郎掌國史二十餘年以謹厚稱卒於趙郡太守式少專家學數年之中常夢兩人時相教授及寤每有記識初拜司徒長兼行參軍檢校御史尋除殄寇將軍符節令以書文昭太后尊號謚冊特除奉朝請仍符節令式篆體尤工洛京宮殿諸門板題皆式書也延昌三年三月式上表曰臣

聞庖羲氏作而八卦列其畫軒轅氏興而龜策
彰其彩古史倉頡覽二象之文觀鳥獸之跡別
創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維事宜之王庭則
百工以敘載之方冊則萬品以明迄于三代厥
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悉殊倉氏矣故周禮
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一曰指事二
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
借蓋是史頡之遺法也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
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籀書

至孔子定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
可得而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別暨秦兼天
下丞相李斯乃奏蠲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
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
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
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趣約
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
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以邈徒隸即謂之
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

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
八曰隸書漢興有尉律學復教以籀書又習八
體試之課最以爲尚書史吏民上書省字不正
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考其書形雖無
厥誼亦是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讀
者獨張敞從之受涼州刺史杜鄴沛人爰禮講
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
說文字於未央宮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
郎揚雄採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以應運

制作使大司空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亦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即前代之古文矣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脩理舊

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
不悉集達即汝南許慎古文學之師也後慎嗟
時人之好竒歎儒俗之穿鑿惋文毀於譽痛字
敗於訾更詭任情變亂於世故撰說文解字十
五篇首一終亥各有部屬包括六藝群書之詁
評釋百氏諸子之訓天地山川草木鳥獸昆蟲
雜物竒怪珍異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
可謂類聚羣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
論也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爲

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
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畫竒能莫不雲集
于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
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訓究諸埤廣綴拾遺漏增
長事類抑亦於文爲益者然其字詁方之許慎
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矣陳留邯鄲淳亦與揖
同時博古開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
精究閑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
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說

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
衛覬二家並號能篆當時臺觀榜題寶器之銘
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義陽王
典祠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附
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
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忱弟靜別放故左校令
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角徵羽各爲
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
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

雲津厠霑漏潤驅馳文閣參預史官題篆宮禁
猥同上哲既竭愚短欲罷不能是以敢藉六世
之資奉遵祖考之訓竊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
之轍輒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爲主爰
採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凡將方
言通俗文祖文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
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皆以次
類編聯文無復重重糺爲一部其古籀竒惑俗隸
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別詁訓假借之誼

而不敢穿鑿也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往晉之
初與從父兄應元俱受學於衛覬古篆之法倉
雅方言說文之誼當時並收善與言而祖官至太
子洗馬出爲馮翊郡值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
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太延中皇威西
被牧犍內附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
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錄叙列於儒
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暨臣闇短識學庸薄漸
漬家風有忝無顯但逢時來恩出願外每承澤

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
巧談辯之士又以意說炫惑於時難以釐改故傳曰
以衆非非行正信哉得之於斯情矣乃曰追來
爲歸巧言爲辯小兒爲醜神虫爲蠹如斯甚衆
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
字也凡所關古莫不惆悵焉嗟夫文字者六藝
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以識古
故曰本立而道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述
而不作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豈言遵脩舊更

僉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並逐字而注其所
不知者則闕如也脫蒙遂許冀省百氏之觀而
同文字之域典書祕書所須之書乞垂敕給并
學士五人嘗習文字者助臣披覽書生五人專
令抄寫侍中黃門國子祭酒一月一監評議疑
隱庶無紕繆所撰名目伏聽明旨詔曰可如所
請并就太常冀兼教八書史也其有所須依請
給之名目待書成重聞式於是撰集字書號曰
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體依許氏說文爲本上

篆下隸又除宣威將軍符璽郎尋加輕車將軍
正光中除驍騎將軍兼著作佐郎正史中字疑
四年卒贈右將軍巴州刺史其書竟未能成

式兄子征虜將軍順和亦工篆書先是太和中
兗州人沈法會能隸書世宗之在東宮敕法會
侍書已後隸迹見知於閭里者甚衆未有如崔
浩之妙

周澹京兆鄠人也爲人多方術尤善醫藥爲太
醫令太宗嘗苦風頭眩澹治得愈由此見寵位

至特進賜爵成德侯神瑞二年京師飢朝議將
遷都於鄴澹與博士祭酒崔浩進計論不可之
意太宗大然之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也詔賜
澹浩妾各一人御衣一襲絹五十匹綿五十斤
泰常四年卒諡曰恭時有河南人陰貞家世
為醫與澹並受封爵清河李潭亦以善鍼
見知

子驢駒襲傳術延興中位至散令

李脩字思祖本陽平館陶人父亮少學醫術未

能精究世祖時奔劉義隆於彭城又就沙門僧
坦研習衆方略盡其術針灸授藥莫不有效徐
充之間多所救恤四方疾苦不遠千里竟往從
之亮大爲聽事以舍病人停車輿於下時有死
者則就而棺殯親往弔視其仁厚若此累遷府
參軍督護本郡士門宿官咸相交昵車馬金帛
酬賚無貲脩兄元孫隨畢衆敬赴平城亦遵父
業而不及以功賜爵義平子拜奉朝請脩略與
兄同晚入代京歷位中散令以功賜爵下蔡子

遷給事中太和中常在禁內高祖文明太后時
有不豫脩侍鍼藥治多有效賞賜累加車服第
宅號為鮮麗集諸學士及工書者百餘人在東
宮撰諸藥方百餘卷皆行於世先是咸陽公高
允雖年且百歲而氣力尚康高祖文明太后時
令脩詆視之一旦奏言允脉竭氣微大命無遠
未幾果亡遷洛為前軍將軍領太醫令後數年
卒贈威遠將軍青州刺史

子天授龍襄汶陽令醫術又不逮父

徐謩字成伯丹陽人家本東莞與兄文伯等皆善醫藥謩因至青州慕容白曜平東陽獲之表送京師顯祖欲驗其所能乃置諸病人於幕中使謩隔而脉之深得病形兼知色候遂被寵遇為中散稍遷內侍長文明太后時問治方而不及李脩之見任用也謩合和藥劑攻救之驗精妙於脩而性甚秘忌承奉不得其意者雖貴為王公不為措療也高祖後知其能及遷洛稍加眷幸體小不平及所寵馮昭儀有疾皆令處治

又除中散大夫轉右軍將軍侍御師寒嘗欲爲高
祖合金丹致延年之法乃入居崧高採營其物
歷歲無所成遂罷二十二年高祖幸懸瓠其疾
大漸乃馳駟召寒令水路赴行所一日一夜行
數百里至診省下治果有大驗高祖體少瘳內
外稱慶九月車駕發豫州次于汝濱乃大爲寒
設太官珍膳因集百官特坐寒于上席遍陳餽
觴于前命左右宣寒救攝危篤振濟之功宜加
酬賚乃下詔曰夫神出無方形稟有礙憂喜乖

適理必傷生朕覽万機長鍾革運思芒芒而無
怠身忽忽以興勞仲秋動痾心容頓竭氣體羸
瘠玉几在慮侍御師右軍將軍徐成伯馳輪太
室進療汝蕃方窮丹英藥盡芝石誠術兩輸忠
妙俱至乃令沈勞勝愈篤瘵克痊論勤語效實
宜寢錄昔晉武暴疾程和應增封辛玖數朝錢
爵大墜况疾深於曩辰業難於疇日得不重加
陟賞乎宜順羣望錫以山河且其舊逕高秩中
暫解退比雖銓用猶未

准舊置今事合顯

進可鴻臚卿金鄉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賜錢
二萬貫又詔曰錢府未充湏以雜物絹二千匹
雜物二百匹四十四匹出御府穀二千斛奴婢十
口馬十匹一匹出驊騮牛十頭所賜雜物奴婢
牛馬皆經內呈諸親王咸陽王禧等各有別資
並至千匹從行至鄴高祖猶自發動寒暑日夕左
右明年從詣馬圈高祖疾勢遂甚戚戚不怡每
加切誚又欲加之鞭捶幸而獲免高祖崩讐隨
梓宮還洛讐常有藥餌及吞服道符年垂八十

鬚髮不白力未多裴正始元年以老爲光祿大夫加平北將軍卒延昌初贈安東將軍齊州刺史
史論曰靖

子踐字景升小名靈寶龍女爵歷官兗州平東府長史右中郎將建興太守

踐弟知遠給事中

成伯孫之才孝昌初爲蕭衍豫章王蕭綜北府主簿從綜鎮彭城綜降其下僚屬並奔散之才因入國武定中大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昌安縣

開國侯

王顯字世榮陽平樂平人自言本東海郟人王
卽之後也祖父延和中南奔居于魯郊又居彭
城伯父安上劉義隆時板行館陶縣世祖南討
安上棄縣歸命與父母俱徙平城例叙陽都子
除廣甯太守顯父安道少與季亮同師俱學醫
藥粗究其術而不及亮也安上還家樂平頗叅
士流顯少歷本州從事雖以醫術自通而明敏
有決斷才用初文昭皇太后之懷世宗也夢爲

日所逐化而爲龍而繞后后寤而驚悸遂成心疾文明太后勅召徐謩及顯等爲后詎脉謩云是微風入臧宜進湯加針顯云案三部脉非有心疾將是懷孕生男之象果如顯言久之召補侍御師尚書儀曹郎号稱幹事世宗自幼有微疾久未差愈顯攝療有效因是稍蒙矜識又罷六輔之初顯爲領軍于烈間通規策頗有密功累遷游擊將軍拜廷尉少卿仍在侍御營進御藥出入禁內乞臨本州世宗曾許之積年未授

因是聲問傳于遠近顯每語人言時旨已決必
爲刺史遂除平北將軍相州刺史尋詔馳駟還
京復掌藥又遣還州元愉作逆顯討之不利入
除太府御史中尉顯前後歷職所在著稱糾
折庶獄究其姦回出內惜慎憂國如家及領憲
臺多所彈劾百寮肅然又以中尉屬官不悉稱
職諷求更換詔委改選務盡才能而顯所舉或
有請屬未皆得人於是衆口喧譁聲望致損後
世宗詔顯撰藥方三十五卷班布天下以療諸

疾東宮既建以爲太子詹事委任甚厚世宗母
幸東宮顯常迎侍出入禁中仍奉醫藥賞賜累
加爲立館宇寵振當時延昌二年秋以營療之
功封衛南伯四年正月世宗夜崩肅宗踐祚顯
參奉璽策隨從臨哭微爲憂懼顯旣蒙任遇兼
爲法官恃勢使威爲時所疾朝宰託以侍療無
效執之禁中詔削爵位臨執呼寃直閤以刀鏃
撞其腋下傷中吐血至右衛府一宿死始顯布
衣爲諸生有沙門相顯後當富貴誠其勿爲吏官

吏官必敗由是世宗時或欲令其遂攝吏部每
殷勤避之及世宗崩肅宗夜即位受璽冊於儀
須兼太尉及吏部倉卒百官不具以顯兼吏部
行事矣

崔彧字文若清河東武城人父勲之字寧國位
大司馬外兵郎贈通直郎彧與兄相如俱自南
入國相如以才學知名早卒彧少嘗詣青州逢
隱逸沙門教以素問九卷及甲乙遂善醫術中
山王英子略曾病王顯等不能療彧針之抽針

魏書傳七十一
三十一
謝祀
即愈後位冀州別駕累遷寧遠將軍性仁恕見
疾苦好與治之廣教門生令多救療其弟子清
河趙約勃海郝文法之徒咸亦有名

或子景哲豪率亦以醫術知名為太中大夫司
徒長史

蔣少游樂安博昌人也慕容白曜之平東陽見
俘入於平城充平齊戶後配雲中為兵性機巧
頗能畫刻有文思吟咏之際時有短篇遂留寄
平城以傭寫書為業而名猶在鎮後被召為中

書寫書生與高聰俱依高允愛其文用遂並
薦之與聰俱補中書博士自在中書恒庇李冲
兄弟子姪之門始北方不悉青州蔣族或謂少
游本非人士又少游微因工藝自達是以公私
人望不至相重唯高允李冲曲爲體練由少游
舅氏崔光與李冲從叔衍對門婚姻也高祖文
明太后常因密宴謂百官曰本謂少游作師耳
高允老公乃言其人士眷識如此然猶驟被引
命屑屑禁闥以規矩刻績爲務因此大蒙恩錫

超等備位而亦不遷陟也及詔尚書李沖與馮
誕游明根高閭等議定衣冠於禁中少游巧思
令主其事亦訪於劉昶二意相乖時致諍競積
六載乃成始班賜百官冠服之成少游有效焉
後於平城將營太廟太極殿遣少游乘傳詣洛
量準魏晉基趾後爲散騎侍郎副李彪使江南
高祖脩舡乘以其多有思力除都水使者遷前
將軍兼將作大匠仍領水池湖泛戲舟楫之具
及華林殿沼修舊增新政作金墉門樓皆所措

意號爲妍美雖有文藻而不得伸其才用恒以
剖剝繩尺碎劇忽忽徙倚園湖城殿之側識者
爲之歎慨而乃坦爾爲已任不告疲恥又兼太
常少卿都水如故景明二年卒贈龍驤將軍青
州刺史謚曰質有文集十卷餘少游又爲太極
立模範與董尔王遇等參建之皆未成而卒
初高宗時郭善明其機巧北京宮殿多其製作
高祖時青州刺史侯文和亦以巧聞爲要舟水
中立射滑稽少智辭說無端尤善淺俗委巷之

委言傳二十九
三十六
語至可翫笑位樂陵濟南二郡太守

世宗肅宗時豫州人柳儉殿中將軍關文備郭
安興並機巧洛中製永寧寺九層佛圖安興
爲匠也

高祖時有范甯兒者善圍碁曾與李彪使
蕭蹟蹟令江南上品王抗與甯兒制勝而還又
有浮陽高光宗善擣蒲趙國李幼序洛陽丘何
奴並工握槊此蓋胡戲近入中國云胡王有弟
一人遇罪將殺之弟從獄中爲此戲以上之

意言孤則易死也世宗以後太盛於時

史臣曰陰陽卜祝之事聖哲之教存焉雖不可
以專亦不可得而廢也徇於是者不能無非厚
於利者必有其害詩書禮樂所失也鮮故先王
重其德方術伎巧所失也深故往哲輕其藝夫
能通方術而不詭於俗習伎巧而必蹈於禮者
幾于大雅君子故昔之通賢所以戒乎妄作晁
崇張淵王早躬紹耿玄劉靈助皆術藝之士也
觀其占候卜筮推步盈虛通幽洞微近知鬼神

三十一
魏書卷九十一
三十一
情狀周澹李脩徐寒王顯崔彧方樂特妙各
一時之美也蔣少游以劖劂見知沒其學思藝
成爲下其近是乎

列傳第七十九

魏書九十一

此卷王顯以前魏收舊書崔彧蔣少游傳全
出北史及小史史目論亦取北史藝術傳論
而北史全用周隋書藝術傳論云

列傳列女第八十

魏書九十二

崔覽妻封氏

封卓妻劉氏

魏溥妻房氏

胡長命妻張氏

平原女子孫氏

房愛親妻崔氏

涇州貞女兕先氏

姚氏婦楊氏

張洪初妻劉氏

董景起妻張氏

陽尼妻高氏

史映周妻耿氏

任城國太妃孟氏

苟金龍妻劉氏

盧元禮妻李氏

河東孝女姚氏

刀思遵妻魯氏

夫婦人之事存於織紉組紃酒漿醢醢而已至
如嫫訓軒宮娥成舜業塗山三母克昌二邦殆
非匹婦之謂也若乃明識列操文辯兼該聲自
閨庭號顯列國子政集之於前元凱編之於後
隨時綴錄代不乏人今書魏世可知者爲列女
傳

中書侍郎清河崔覽妻封氏勃海人散騎常侍
禮女也有才識聰辯彊記多所究知於時婦人

莫能及李敷公孫文叔雖已貴重近世故事有所不達皆就而諮請焉

勃海封卓妻彭城劉氏女也成婚一夕卓官於京師後以事伏法劉氏在家忽然夢想知卓已死哀泣不輟諸嫂喻之不止經旬凶問果至遂憤歎而死時人比之秦嘉妻中書令高允念其義高而名不著為之詩曰兩儀正位人倫肇甄爰制夫婦統業承先雖曰異族氣猶自然生則同室終契黃泉其一封生令達卓為時彥內協黃

中外兼三變誰能作配克應其選寔有華宗挺

生淑媛其二京野勢殊山川乖互乃奉王命載馳

在路公務既弘私義獲著因媒致幣邁止一暮

其三率我初冠眷彼弱笄形由禮比情以趣諧忻

願難常影跡易乖悠悠言邁戚戚長懷其四時值

險屯橫離塵網伏鎖就刑身分土壤千里雖遐

應如影鄉音良嬪洞感發於夢想其五仰惟親命俯

尋嘉好誰謂會淺義深情到畢志守窮誓不三

醮何以驗之殞身是効其六人之處世孰不厚生

必存於義所重則輕結忿鍾心甘就幽冥永捐
堂宇長辭母兄其茫茫中野駸駸孤丘葛藟冥
蒙荆棘四周理苟不昧神必俱游異哉貞婦曠

世靡疇其

鉅鹿魏溥妻常山房氏女也父堪慕容垂貴鄉
太守房氏婉順高明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
病且卒顧謂之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死不足恨
但夙心往志不聞於沒世矣良痛母老家貧供
奉無寄赤子矇眇血祀孤危所以抱怨於黃墟

耳房垂泣而對曰幸承先人餘訓出事君子義
在自畢有志不從命也夫人在堂稚子襁褓顧
當以身少相感長往之恨俄而溥卒及大斂房
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
泉壤流血滂然助喪者咸皆哀懼姑劉氏輟哭
而謂曰新婦何至於此房對曰新婦少年不幸
實慮父母未量至情覬持此自誓耳聞知者莫
不感愴於時子緝生未十旬鞠育於後房之內
未曾出門遂終身不聽絲竹不預座席緝年十

二房父母仍存於是歸寧父兄尚有異議緝竊
聞之以啓母房命駕給去他行因而遂歸其家
弗知之也行數十里方覓兄弟來追房哀歎而
不反其執意如此訓導子有母儀法度緝所
交游有名勝者則身具酒飯有不及己者輒屏
卧不餐須其悔謝乃食善誘嚴訓類皆如是年
六十五而終緝事在序傳緝子悅爲濟陰太守
吏民立碑頌德金紫光祿大夫高閭爲其文序
云祖母房年在弱笄難貞守志秉恭妻之操著

自毀之誠又頌曰爰及處士遘疾夙凋伉儷秉
志識茂行高殘形顯操誓敦久要誕茲令胤幽
感乃昭溥未仕而卒故云處士焉

樂部郎胡長命妻張氏事姑王氏甚謹太安中
京師禁酒張以姑老且患私爲醞之爲有司所
糾王氏詣曹自告曰老病須酒在家私釀王所
爲也張氏曰姑老抱患張主家事姑不知釀其罪
在張主司疑其罪不知所處平原王陸麗以狀
奏高宗義而赦之

平原鄆縣女子孫氏男玉者夫爲靈縣民所殺
追執讎人男玉欲自殺之其弟止而不聽男玉
曰女人出適以夫爲天當親自復雪去何假人
之手遂以杖毆殺之有司處死以聞顯祖詔曰
男玉重節輕身以義犯法緣情定罪理在可原
其特恕之

清河房愛親妻崔氏者同郡崔元孫之女性嚴
明高尚歷覽書傳多所聞知子景伯景光崔氏
親授經義學行脩明並爲當世名士景伯爲清

河太守母有疑獄常先請焉貝丘民列子不孝
吏欲案之景伯爲之悲傷入白其母母曰吾聞
聞不如見山民未見禮教何足責哉但呼其母
來吾與之同居其子置汝左右令其見汝事吾
或應自改景伯遂召其母崔氏處之於榻與之
共食景伯之溫清其子侍立堂下未及旬日悔
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顏慙未知心愧且可置之
凡經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涕泣乞還
然後聽之終以孝聞其識度厲物如此竟以壽

終

涇州貞女兒先氏許嫁彭老生爲妻娉幣旣畢未及成禮兒先率行貞淑居貧常自舂汲以養父母老生輒往逼之女曰與君禮命雖畢二門多故未及相見何由不稟父母擅見陵辱若苟行非禮正可身死耳遂不肯從老生怒而刺殺之取其衣服女尚能言臨死謂老生曰生身何罪與君相遇我所以執節自固者寧更有所邀正欲奉給君耳今反爲君所殺若魂靈有知自

當相報言終而絕老生持女珠璣至其叔宅以告叔叔曰此是汝婦奈何殺之天不祐汝遂執送官太和七年有司劾以死罪詔曰老生不仁侵陵貞淑原其彊暴便可戮之而女守禮履節沒身不改雖處草萊行合古跡宜賜美名以顯風操其標墓旌善號曰貞女

姚氏婦楊氏者閩人苻承祖姨也家貧無產業及承祖爲文明太后所寵貴親姻皆求利潤唯楊獨不欲常謂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

妹有無憂之樂姊每遺其衣服多不受彊與之
則去我夫家世貧好衣美服則使人不安與之
奴婢則去我家無食不能供給終不肯受常著
破衣自執勞事時受其衣服多不著密埋之設
有著者污之而後服承祖每見其寒悴深恨其
母謂不供給之乃啓其母曰今承祖一身何所
乏少而使姨如是母具以語之承祖乃遣人乘
車往迎之則厲志不起遣人彊昇於車上則大
哭言爾欲殺我也由是符家內外皆號爲癡姨

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一姨致法以
姚氏婦衣裳弊陋特免其罪其識機雖呂頰亦
不過也

滎陽京縣人張洪初妻劉氏年十七夫亡遺腹
生子三歲又沒其舅姑年老朝夕奉養率禮無
違兄矜其少寡欲奪而嫁之劉氏自誓弗許以
終其身

陳留董景起妻張氏景起早亡張時年十六痛
夫少喪哀傷過禮形容毀頓永不沐浴䟽食長

齋又無兒息獨守貞操期以闔棺鄉曲高之終見標異

漁陽太守陽尼妻高氏勃海人學識有文才高祖敕令入侍後宮幽后表啓悉其辭也

滎陽史映周妻同郡耿氏女年十七適於映周太和二十三年映周卒耿氏恐父母奪其志因葬映周哀哭而殞見者莫不悲歎屬大使觀風以狀具上詔標榜門閭

任城國太妃孟氏鉅鹿人尚書令任城王澄之

母澄爲揚州之日率衆出討於後賊帥姜慶具
陰結逆黨襲陷羅城長史韋績倉卒失圖計無
所出孟乃勒兵登陴先守要便激厲文武安慰
新舊勸以賞罰喻之逆順於是咸有奮志親自
巡守不避矢石賊不能剋卒以全城澄以狀表
聞屬世祖崩事寢靈太后後令曰鴻功盛美實
宜垂之永年乃敕有司樹碑旌美

荀金龍妻劉氏平原人也廷尉少卿劉叔宗之
姊世宗時金龍爲梓潼太守郡帶關城戍主蕭

衍遣衆攻圍值金龍疾病不堪部分衆甚危懼
劉遂率厲城民脩理戰具一夜悉成拒戰百有
餘日兵士死傷過半戍副高景陰圖叛逆劉斬
之及其黨與數十人自餘將士分衣減食勞逸
必同莫不畏而懷之并在外城尋爲賊陷城中
絕水渴死者多劉乃集諸長幼喻以忠節遂相
率告訴於天俱時號叫俄而澍雨劉命出公私
布絹及至衣服懸之城中絞而取水所有雜器
悉儲之於是人心益固會益州刺史傅賢眼將

至賊乃退散昏眼歎異具狀奏聞世宗嘉之正
光中賞平昌縣開國子邑二百戶授子慶珍又
得二子出身慶珍卒子純陔襲齊受禪爵例降
慶珍弟孚武定末儀同開府司馬

貞孝女宗者趙郡栢仁人趙郡太守李叔胤之
女范陽盧元禮之妻性至孝聞於州里父卒號
慟幾絕者數四賴母崔氏慰勉之得全三年之
中形骸銷瘠非人扶不起及歸夫氏與母分隔
便飲食日損涕泣不絕日就羸篤盧氏合家慰

喻不解乃遣歸寧還家乃復故如此者八九焉
後元禮卒李追亡撫存禮無違者事姑以孝謹
著母崔以神龜元年終於洛陽凶問初到舉聲
慟絕一宿乃蘇水漿不入口者六日其姑慮其
不濟親送奔喪而氣力危殆自范陽向洛八旬
方達攀櫬號踴遂卒有司以狀聞詔曰孔子稱
毀不滅性蓋爲其廢養絕類也李旣非嫡子而
孝不勝哀雖乖俯就而志厲義遠若不加旌異
則無以勸引澆浮可追號曰貞孝女宗易其里

為孝德里標李盧二門以博風俗

河東姚氏女字女勝少喪父無兄弟母憐而守
養年六七歲便有孝性人言其父者聞輒垂泣
隣伍異之正光中母死女勝年十五哭泣不絕
聲水漿不入口者數日不勝哀遂死太守崔游
申請為營墓立碑自為製文表其門閭比之曹
娥改其里曰上虞里墓在郡城東六里大道北
至今名為孝女冢

滎陽刁思遵妻魯氏女也始笄為思遵所聘未

踰月而思遵亡其家矜其少寡許嫁已定魚肖
聞之以死自誓父母不達其志遂經郡訴稱乃
氏吝護寡女不使歸寧魯乃與老姑徒步詣司
徒府自告情狀普泰初有司聞奏廢帝詔曰貞
夫節婦古今同尚可令本司依式標榜

史臣曰

闕

列傳列女第八十

魏書九十二

此傳雖差多於北史小史然亦不完